

总主编 / 刘炳凡 周绍明 主编单位 / 湖南省卫生厅

湖湘名匠典籍精华



本草卷

HUXIANG MINGYI
DIANJI JINGHUA
BENCAO JUAN

湖 南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总主编 / 刘炳凡 周绍明
主编单位 / 湖南省卫生厅
副总主编 / 刘祖贻 朱文锋 陈大舜 蔡光先 袁长津



湖湘名医典故精华

本草卷

主编 / 吴永贵
主审 / 孙光荣
编者 / (以姓氏笔画为序)

肖燕 何桂华 韩育明 喻正科 蔡铁如 谭光波



湖湘名医典籍精华·本草卷

总 主 编:刘炳凡 周绍明

主编单位:湖南省卫生厅

责任编辑:黄一九 鲍晓昕

出版发行: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 址:长沙市展览馆路 66 号

<http://www.hnstp.com>

邮购联系:本社服务部 0731—4441720

印 刷: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

(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厂联系)

厂 址:邵阳市双坡岭

邮 编:422001

经 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出版日期:199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53

插 页:6

字 数:1326000

印 数:1~1100

书 号:ISBN 7-5357-2743-3/R·551

定 价:8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湖湘名医典籍精华》编委会

顾 问：吕炳奎 邓铁涛 裘沛然 王永炎 欧阳锴 李经纬
余瀛鳌 焦树德 高 德 梅季坤

主 任：潘贵玉

副主任：陈满之 曾繁友 张光华 刘孝纯 周绍明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尤昭玲 朱文锋 朱克俭 刘炳凡 刘祖貽 孙光荣
严 洁 李元聪 吴永贵 旷惠桃 江 华 陈大舜
欧正武 周 慎 周 衡 秦裕辉 袁长津 黄一九
韩育明 程丑夫 路振平 蔡光先 谭新华 熊继柏
潘远根

秘书组：组长／朱克俭

成员／潘远根 周 慎 路振平 陆惠民 李岳夷

HUXIANG MINGYI DIANJI JINGHUA

珍視歷代名醫遵循中醫藥
學理論體系原則
充分發揮其理法方藥辨證
施治的正確作用

祝湖湘名醫典籍精華卷出版

己卯年夏月八六叟呂炳奎



总序一

中国医药学之所以能枝繁叶茂数千年，乃由其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土壤之中。“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而在漫长治学悬壶岁月中，历代名医所著之医学典籍为其主要载体。因此，历代名医古籍的整理和研究，是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学的一个重要的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

湖南自古迄今，文风昌盛，大儒迭起，名医辈出。他们不仅医术精湛，医德高尚，而且深研岐黄奥旨，参以己验，著书立说，汇成浩瀚的湖湘医籍，为中国医药学的发生、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古医书之《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为中医经络学说之肇端。元代曾世荣著《活幼心书》、《活幼口议》，论小儿之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多补前人之所未逮。明代许希周著《药性粗评》，一药而赅群用，独取其长，以精约著世。清代鲍相璈著《验方新编》，收罗宏富，门类俱全，简便廉验，流传甚广。民国时期孙鼎宜著《孙氏医学丛书》，章句经典，补阙正误，阐微发隐。湖湘医籍中如此理验并丰、别具创见者，不胜枚举。然惜因千百年来辗转流传，蠹侵蛀耗，水火兵燹，遗失过半。如不及时辑佚钩沉、梓行抢救，难免灭绝。湖南中医药界同仁有鉴于此，以宏扬湖湘医学为己任，历经寒暑近十载，收集、精选西周至民国时期湖湘名医所著医籍百余部，精校细点，分卷结集出版，洋洋千万余字，集湖湘历代名医典籍之大成，实为承先启后、宏扬岐黄之壮举。此乃湖湘医学之幸，亦即中华医学之幸焉。爰为之序。

邵铁良

1999年6月

总序二

近些年来,随着对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视,地域文化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除发表、出版了研究某些地方文化现象的论文、著述,整理出版了一些地方文献外,综合研究一个地区的文化的专著也相继问世。辽宁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中国地域文化丛书》,据预告,就有十四种。这十四种我只看到关于齐鲁、吴越、巴蜀、三晋、江西的五种。另外,我读过的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湖湘文化纵横谈》,也是类似的著述。这些书论述的深度广度不一,所论及的不同部分亦有深浅之别,但有一个比较共同的缺点:对医药学都忽视了。这可能与撰写者不大熟悉这方面的情况有关。又我国的传统医学(除藏医、蒙医等民族医学外)源流秩然,大都由《内经》、《伤寒论》、《本草》等逐步演变,有时代的进步,而鲜地域的差别,也易为研究地域文化特点者所忽略。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我国地域文化的研究,虽有悠久的传统(地方志即其具体表现),用现代观点重加审视,却开始不久。要完善、成熟、深入,须经分门别类的探讨和综合概括互相推进的反复过程。而现在分门别类的研究参差不齐,有的已较为人所注意,有些尚为人所忽视,这样,概括起来就不免详此略彼或取此遗彼了。这种情况,可以说是难免的,但也反映一些人对开展地域文化和地方文献研究的重要性认识还不足,关注它的人还不多,湖南的情况亦即如此。因此,我得知《湖湘名医典籍精华》即将出版,感到特别高兴。

地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分支。研究地域文化,从总的目的来看,仍然是为了宏扬民族传统文化传统,填补我们对传统文化认识的不全面之处。但它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总结本地域过去文化的特点、成就和缺陷,用更亲切的方式,激励本地人奋发有为,历史上许多人正是抱着这个目的去整理、刊布和研究本地的文化遗产的。湖南人注意这个工作比较某些地区较晚,到明末清初才有周圣楷编了《楚宝》,廖元度编了《楚风补》这两部诗歌总集。由于明到清初(康熙三年),湖南尚属与湖北合为一省(湖广省),这两书都还是汇湖南、湖北为一集的。专事整理、传播湖南文献的则自清道光时的邓显鹤始。他是一位颇有成就的诗文作家,但其毕生主要精力是用在湖南地方文献的搜辑、校订和出版上。其主要贡献是:与

邹汉勋合作搜集、校刊并出版了王夫之的一些主要著作，使这位长期几乎不为人所知的文化巨人的伟大创作得以显耀其光辉；又先后编纂了《资江耆旧集》、《沅湘耆旧集》两部大型的诗歌总集，使一些没有诗集传世、几将湮没无闻的诗人的存世之作与有专集传世的诗人之作得以一并流传。此外，他还刊行了宋代理学创始人之一的湖湘学者周敦颐的《周子全书》、元代湖南著名作家欧阳玄的《圭斋全集》（附《补遗》一卷），编撰了《明季湖南殉节诸人传略》等，都意在弘扬湖湘文化传统，激励后人。湖南在道光以后，人才辈出，文化空前繁荣，是与他的努力分不开的。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称他“为湘学复兴之导师”（《饮冰室合集·谈方志》）是有道理的，至少他应是导师之一。

但整理和研究地方文献，其难度颇大。在资料的搜集上，甚至比某些书籍的整理工作更难。因为它既难以找到许多流行的版本（如一些著名的典籍那样），也罕有现成的丛书作基础，有许多往往只有孤本或抄本流传，且散在各地图书馆乃至私人手中。这类书，平日躺在公私书架上，不见得都人人重视，倘有人说要拿来出版，却立即身价百倍、千倍，使人瞠目结舌。我近年与一些同道编辑《历代辞赋总汇》，也涉及一些地方性的文献，就吃尽了苦头。据《湖湘名医典籍精华》的编者们的调查线索，自唐以来，湖湘名医约有三百人；可考的著述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算起，有五百余种，现存者尚有一百四十余种，要搜集这么多的书加以比较、选择出版，该是多么艰难的工程！何况择定之后，还要校注，其难度也是很大的。近人每重视撰著，而轻视校注，好像这只是一句读之学，不足登大雅之堂。其实精当的标点、校注，比无深造自得之见的论著要难得多。正如一位朋友所说，你对某些前人的著作如有未能读懂的语句，只要大意可知，就可酌引其中的片断加以评说。校点古籍，一处不懂，就难以下笔。当然，如果囫圇吞枣，不管懂不懂，随便点去，那又当别论了。

整理古籍，目的是为了研究。这一方面的工作，也有一些不同于其他研究工作的难处，主要是评量更难客观。一般地说，由于时代的风尚不同，个人的造诣有异，要客观地评量前人的著述都不容易。研究地方文献，有两种倾向尤易起障目的作用：一种是出于乡党之敬，未免表彰过当。另一种则相反，受某种成见的束缚，对某些埋沉已久的著述，不敢大力加以表彰。前一种较为普遍，如果所表彰的并无不妥，只是分寸失度，没有照顾到前后（历史）左右（外地）的比较，那问题还不大。如果把不该表彰的也加渲染，那就不好了。后一种似难发生，实亦不然。近代湖南人对王夫之的评价就不一。邓显鹤、郭嵩焘都极力颂扬；曾国藩虽亦加表彰，有较多的保留；王闿运则只赏其诗，而予其在哲学、史学方面的卓见几乎一笔抹煞；近之湖南人对王闿运的评价也不一样，有些人就附和个别桐城派文人和宋诗派诗人的党同代异之见，对他的诗文贬抑殊甚。当今湖南医学界对湖南中医学的遗产怎么看我不清楚，只在不久前读过一本《湘医源流论》，近又从这套书的编辑处得见部分编校者为入选原著所作的评介，都很注意于提要钩玄中

寓阐幽发微之意。我非内行，于原著又多未读或未及细读，不敢强作解人，对这些行家的论述妄有评说，但获益不少，不仅得以略知湖湘传统医学遗产的丰富多彩，还从一个侧面进一步感受了我国传统医学的博大精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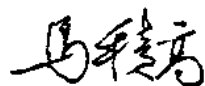
因此，我想从一个门外人的角度简略谈一点对中医学传统的粗浅认识。

近人以我国传统医学与西方医学相比较，常说它比较重视天人合一（或天人相应），比较重视人体各部分的相互联系，重视标本兼治等等。这些，倘是与西方的近代西方医学相比较，都是对的，如与古希腊的医学相比，则未必然。例如中医是以阴阳五行来连结天人的，希腊医学的创始者希波克拉特则把自然界由地、水、风、火四元素所构成的学说运用于人体，还认为人从空气中呼吸的精气是感觉及运动的动力。他又说过：“……（疾病）即使在身体很小部分引起损害，全身就共感到这种痛苦，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身体最大部中所存在的，也同样存在于最小部分。……最小部分本身中具有一切部分，而这些部分是互相关联的。”（转引自贾得道《中国医学史略》），这不也是天人合一和注意各部分的互相关联么？当然，具体提法有区别，但思维的途径是一致或相似的。只有到了十八九世纪以后，由于人体生理解剖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进步，实验的方法和设备日趋精密，同时受到机械唯物论的影响，西方医学才向着分科很细的道路发展，其成就是巨大的，但也伴随着忽视人体固有的克服疾病的潜能及其各部分互相联系的缺点。中国传统医学则不同，它始终沿着不假检测器械和基本上不用治疗机器的途径发展。这是它的一个局限。但包括湖湘名医在内的历代名医尽力设法克服这个局限，他们充分利用直观、直感的能力，采取望、闻、问、切等简便（不是简易）方法，对人的生理、病理进行了反复的由表及里的深入探究。它的一些基础理论，如天人相应的阴阳、五行生克说，精、气、神说，经络说等等，都起源很早，开初未免带有某种推测和玄想成分。但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在诠释上却对某些理论有修正和突破，使之逐步接近实际，并在临床时取得良好的效果。故其中有些已经为现代科学检测所证实，有些现在虽尚未得到科学检测的验证，却可能包含着某些尚未认识的人体与自然的奥秘，未可轻率地否定它的存在，而应加以深入的研究。至于历代中医所积累之辨证论治的实践经验丰富精微，更可谓一个巨大的宝库，多有可补近现代西方医药学所未及而可供我们采择和发挥者。这且不说，就是他们这种从实际条件出发的钻研精神也值得继承和发扬。

我决不反对为了攀登医学的高峰，要运用和研制精密的器械，在自然科学一日千里的情况下，不这样做是愚蠢的。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我们的国家更将先进与落后、贫穷与富裕的差别长期并存。采取一个模式以求得科学的进步是不行的，采取一个模式治病救人，保障人民的健康更不行。必须把用简便经济的方法求精和用复杂的器械求精结合起来。有一个古代名医的例于：金元四大家的李杲（东垣）对医道医术都有多方面的成就，但他却写了一篇《指微流注赋》，对传统的针刺理论和方法作了深入浅出的发挥。他的目的在赋中说得很明

白：时难年荒，药物匮乏，必须提倡针刺加以补救。当然，这不是说针刺可以治百病（它只能治某些病），更非说不要药物，但他这种从实际出发的博爱胸怀，我认为是很可贵的，是我国传统医学基本精神在一个方面的表现。我们现在某些从事医学研究和诊疗工作的人们似乎把它忽视了。

门外人说医学，可能不但肤浅，还有谬误，好在这是一部传播中医典籍的书，原不因序文而增价或减价，读者如觉其无可取，就一笑置之吧。



1999年6月

前 言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民族思维，国粹弘扬。医药乃性命之学，肇自炎黄。秦汉传经，唐宋祖述，金元同波异澜，明清总集其成。新中国建立后发掘宝库，重刊、影印、发行了大量古今中医药文献。

湖南乃祖国内陆省份和农业大省，原属春秋战国时期之楚国，素以“鱼米之乡”、“惟楚有材”著称于世。湖湘古代有光辉灿烂的青铜文明，马王堆汉墓之发掘举世瞩目。从《周南》、《召南》之诗、屈原之《辞》，至周敦颐、王夫之等古代杰出的文学家、理学家和思想家，为祖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语曰：“文是基础医是楼。”说明文是医的载体。王冰序《素问》云：“将升岱岳，非径莫为。欲济扶桑，无舟莫适。”所以医之济时传远，是与文学密切相关的。“言之无文，则行之不远。”是故昔华佗得仲景之《伤寒论》而读之曰：“此真活人之书”也。唐·孙思邈云：“仲景《伤寒论》，江南师秘而不传。”足见搜遗珠之汨没，发潜德之幽光在于后之学者。

宋以前医籍考无论矣。宋以后，日本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载湖湘医籍仅四十余种，非不为也，是难于钩深致远也。至现代天津郭霭春主编《中国分省医籍考》，综括湖南医药科学发展和成就大略：通计著述二百八十九部，作家达二百一十六人。从中可见湖湘医学发展，始于周秦，衍于宋而盛于清，辐辏于衡、长两地。

《文赋》云：“石蕴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湖湘中医典籍沉于深渊，骊珠待探者仍不在少数。诸多学者旁搜博绍，《湖湘名医典籍精华》即其一。本丛书从湖湘历代名医的抄本、孤本及存目未刊的佚本，有资料可考者中，精选西周至民国时期具有较高学术和临床价值者百余部，点校整理，分类结集出版。

据考证，目前国内有历史资料可查的湖南中医古籍共计五百一十九种，这是祖国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惜受历史条件局限，多数未能刊行，而仅辗转传抄。已梓行者，亦因千百年来水火兵灾，遗佚过半，现仅幸存一百四十八种，散见于全国各地图书馆、博物馆、高等学府或私人藏书家手中。其中除人民卫生出版社以故宫博物院所藏之宋本《类编朱氏集验方》及《罗氏会约医镜》、《三指禅》点校出版；中医古籍出版社对元刻本《活幼心书》、元手抄本《活幼口议》、清刻本《金匱启钥》等数部湘医古籍影印出版；湖南人民出版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整理出版清代及民国时期湖湘名医所作《遯园医案》、《时疫白喉捷要白喉全生集合编》等外，其余皆属抄本、孤本、善本、线装本著作。数量在十本以上的仅有二十余种。这些古籍更由于蠹侵蛀蚀，临于绝灭，如不及时辑佚钩沉，进行抢救，不久将会从历史上永远消失。因此，刊行《湖湘名医典籍精华》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的工作。

湖南历代中医名家，不仅对湖南人民的医疗保健及人口繁衍昌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而且其学术理论、实践经验,丰富了祖国医学宝库。丛书内容囊括内经、伤寒、金匱、温病、诊法、本草、方剂、针灸、内科、妇科、儿科、眼科、喉科、医史、医案、医话、养生、杂录等各方面,其涉猎之广泛,议论之精辟,见解之独到,令人瞩目。如宋·朱佐之《集验医方》,收集了早已失传的古代医学方论,具有较高的临床实用价值。明代《普济方》及朝鲜《医方类聚》等大型方书,均对其内容作了辑录。元·曾世荣之《活幼心书》、《活幼口议》,“参前辈之奥义,伸自己的独见”,“切脉观症,用药之道,靡有不具”,其书早已传至日本等国,且有翻刻。明·徐明善《济生产宝》,阐发精微,为后世妇产科之所宗。清·周学霆《三指禅》,以发微脉学著称于世。凡此种种,足证本丛书学术价值之高。

湖南历史上名医辈出,著述浩繁,在祖国医学发展史上有其不可忽略的地位。然惜乎多种原因,佚失大半,仅存珍籍,亦多藏于各大图书馆,借阅不易,湮没至今。《湖湘名医典籍精华》的出版,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不仅是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也是珍惜曾经为湖南人民的健康付出辛勤劳动的湖湘名医的汗水和心血,让其继续惠惠后人。通过这项古籍整理工作,还可进一步弘扬湘楚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高湖南中医药在国内外医药卫生界的地位和影响。

《湖湘名医典籍精华》不仅保存了前人治学医疗实践的历史真实,也从一定的角度对今天乃至未来提供某些借鉴。如《内经》:“治病必求于本”、“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这是整体观和辨证论治的精髓。衡阳欧阳履钦著《伤寒折中》即指出“《伤寒论·太阳篇》第七条未冠太阳病,其发阳、发阴乃六经之通治也”,应以素质不同而区别用药,此即“治病求本”、“以平为期”的最好注释,亦仲景治病治人兼顾之体现,柯韵伯列本条为《伤寒来苏集》总纲之心法。《伤寒源流》为湘西沅山陶之典著,本书特点,沿孙思邈、许叔微、喻嘉言,麻、桂、青龙三方鼎峙,符合《内经》“风寒郁而为热”的病机进展情况。大青龙为麻、桂失治后的补救,亦为用白虎承气之先声,即近世姜春华氏所谓“阻截”疗法之本源是也。清·吴汉德著《医理辑要》云:“要知风易为病者,表气素虚;寒易为病者,阳气素弱;热易为病者,阴气素衰;易伤食者,脾胃必亏;易劳伤者,中气必损。须知发病之日,即正气不足之时。”明确指出体质因素往往能决定个体对某种致病因子的易感性。此即《内经》“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最好注脚。衡阳曾世荣著《活幼心书》,其有异乎人者,在熟于经典著作也。如《伤寒论》五苓散于诸家,只用之解伤寒、湿温、暑毒、霍乱,而世荣于惊风痰搐、疮疹等疾,通四时而用之。前同知衡州府事胡省斋因其子惊风得愈,问之曰:五苓散何以愈此疾乎?世荣曰:此剂内用茯苓,可以安此心之神,用泽泻导小便,小肠利而心气通。木得桂面枯,足能抑肝之气,而风自止,所以能疗惊风,省斋深然之。此治病治人,调整机体法也。晚清·醴陵黄方国著《时疫白喉症真诀》,遇白喉症遵师授一方,以吴又可的“达原消毒饮”加减治之。他说:群医皆从风火、阴虚等证治,多不救,余因地制宜作疫变喉症治之而获生。嗣是仿师方加减以疗此病,历三十余年随手取效。五十年代中期醴陵白喉流行,省卫生厅派言庚孚(中医)、游孟高(西医)往治。确诊后外用隆吉散(斑蝥制成膏药外贴相应的局部,二十四小时起泡即揭去膏药盖以消毒纱布),内服药均用黄方国达原解毒汤加减治之。治疗六十余例,无不获效。以醴陵地区山岚瘴气袭人致病,非透达膜原、芳香化浊不能治愈,与一般阴虚白喉的治法不同。此《内经·异法方宜论》不可不讲也。

中医学不只是历史,而是现在和将来一个仍在不断创新的具有科学价值的学科体系。中医学的现代发展,不仅要继续挖掘其已有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在继承基础上求索掌握新的知识,以使中医学按自身规律不断完善、创新和发展,这应是中医学走向二十一世纪的发

展观。

由于《湖湘名医典籍精华》整理点校时间较长，工作难度大，难免有遗漏和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海涵。在编辑过程中，承蒙湖南省委、省政府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度重视，湖南省卫生厅、湖南省新闻出版局、湖南省中医管理局、湖南中医学院和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鼎力支持。国内名宿吕炳奎、邓铁涛、裘沛然、王永炎、欧阳锜、李经纬、焦树德、高德以及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梅季坤编审为本书顾问，吕老题词，邓老和马积高教授赐序。值丛书面世之际，一并致谢。

刘炳凡 周绍明

1999年6月

点校说明

一、本丛书收书范围为西周至民国时期湘籍名医中医药著作，其中也包括个别长期在湘行医之非湘籍人士有关作品。为维持古籍原貌，悉用原书旧例（包括古代度量衡）。丛书均采用简化字，以方便读者。

二、丛书句读，统一采用现代标点符号。

三、书中引文，与所引之书核对无误加引号，如为意引则不加引号。

四、原书中引用书名、书名加篇名及简称书名，统一加书名号。书名加篇名者，书名与篇名间加“·”，全部括于书名号中。

五、原书无分段或分段有明显不妥，可能引起学习理解困难者，则重新分段，并出注说明。

六、用逐一勘比法订讹补阙，要求不漏不讹。校勘注重四校合参，以对校、本校、他校为主，理校为辅。校勘的具体方法如下：

1. 底本与校本原文均残缺，可以计算字数的，每一个字用一个□表示（打印时占一个字）。若无法计算字数之处，用删节号。

2. 底本中确系明显错字，则出注说明。

3. 底本与校本不一致，而显系错讹、脱漏、衍文、倒文者，即在原文中改正或增删，并出注说明。

4. 底本与校本不一致，难以肯定何者为是，或校本有一定参考价值时，原文不改动，出注说明其互异之处。

5. 原书中同一内容前后不一，根据文义从正确之说，对错讹处予以改正，并出注说明。

6. 引文与其出处不一致，视具体情况区别对待：文义无出入，文义可通，保持原貌；引文明显有错讹，有损文义，或同一条引文在书中数次出现而前后不一致，据出处改正，出注说明。经典著作之注释著作，体例原文与注释明确分开，而原文与原经典著作有出入者，改正后出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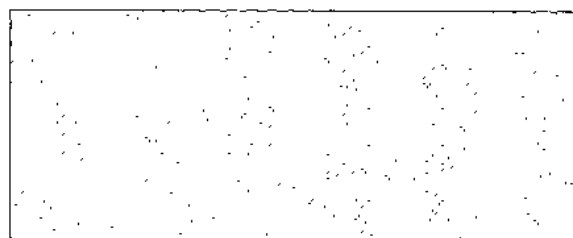
7. 具体史实，或人、地、年代之记述有明显错误，原文不改，出注说明。

8. 丛书各书正文前统一有一个目录，原书凡有分卷目录者均删。原目录与原文不一致者，据正文改正目录。原文目录过于简略或繁琐者，据正文或增或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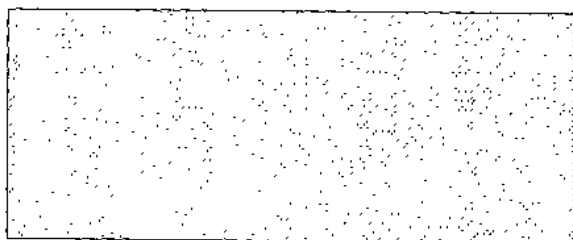
9. 原书为竖排本，其中提示上文之“右”字统一改为“上”字。

10. 校注说明，均用^[1]^[2]^[3]等顺序号码标记于所校勘字及句末字的右上角，然后在当页以脚注形式逐条列出。

本草卷总目



绪论	(1)
神农本经会通	(3)
务中药性	(301)
药性粗评全注	(527)
国药体用笺	(571)
研药指南	(645)



绪 论

《湖湘名医典籍精华·本草卷》在广泛收集湘籍医家本草类著作版本的基础上,精选了《神农本草经会通》、《务中药性》、《药性粗评全注》、《研药指南》、《国药体用笺》五部著作点校出版。

《神农本草经会通》十卷,明·滕弘撰,刊于明·万历四十五年,本次点校即以明·万历四十五年丁巳(1617年)刻本为底本。滕弘,别号可斋,邵阳人,世袭邵阳县公。尝言人生只有著书立言对地方有益,而著书立言又以《神农本草经》最有益。故在做官余暇注意收编本草书,并于罢官归里后,九次修改,经过十二年编成《神农本草经会通》一书。根据其六世孙滕万里为该书题跋,则该书成书年代早于《本草纲目》。该书共载药九百五十八味,分草、木、果、谷、菜、玉石、人、兽、禽、虫鱼十部,每药分述性味、归经、功用、采集,以《本经》为据,参考诸家本草,结合古今见闻,对药物进行辨误、决疑、校证,并载验方,其内容多采自《证类本草》及金元诸家本草。其所引用书目,后世大多失传,部分书目如《创》、《夷》等,尚未见后世本草及方书引用,因此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务中药性》二十卷,清·何本立撰,刊于清·道光二十五年。本次点校,即以清·道光二十五年乙巳(1845年)何怀仁堂刻本衡州何泰安堂藏版为底本。何本立,字道生,号务中,生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卒于咸丰二年(1852年),江西清江人。何氏年少好文学,中年从事药业,兼习医学。五十岁左右,从四川迁居湖南衡阳,继行医药,开设怀仁堂药店,享有“品重儒林、学通医术”之美称。《务中药性》载药七百余味,每药将其药性、功用、主治撰成七言八句,卷首、卷末附有药性总义、脏腑标本用药式、内景真传、五脏六腑、十二经、奇经八脉、五运六气等歌诀以及十二经循行图、中指定同身寸图、督脉经图、任脉经图、十四穴动脉图、五脏六腑腧穴图等。书中引经据典,考核详明,药味齐全,歌诀流畅,条理清楚,便读易记。

《药性粗评全注》一卷,清·黄彝鬯撰,刊于清·光绪二十三年。本次点校即以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年)刻本为底本。黄彝鬯,字虔僧,长沙人,清·光绪间医家,《药性粗评全注》为其主要著作。作者夙昔阐究经史,学医特其余事,乃性喜学医,竟不以儒名,而以医名。《药性粗评全注》选取《本草纲目》各部中常用之药共六百余味,前列药名,次括骈语,于诸家本草学之论述详加研究,而又不为古学所囿,结合临床经验,对每味药之药性、功能、主治详明剖析。是书篇幅虽短,但内容丰富,议理精当。

《国药体用笺》,郑守谦撰,刊于民国十九年,本次点校,即以民国十九年(1930年)《郑氏医学丛书》本为底本。郑守谦(1889~1969),名家作,字耆园,长沙人。郑家七代世医,其父郑修诚,曾执教长沙明道中医学校(1924年起),乃自幼随父学医,及壮侍父教学和应诊。1935年后,郑守谦在湖南国医专门学校任教兼教务主任,并任湖南大学等校医,解放后,历

任长沙市中医学会主任，中医药工会主席，湖南政协委员，长沙市人民代表，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奉调北京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任妇科主任。郑守谦主要著作有《药性类纂》（1925年）、《国药仁用笺》（1930年）、《内科杂病综要》（1935年）等。《国药体用笺》原为长沙明道中医学校教材，本书收录药物二百四十六种，分为气血、六淫、五脏共十三类，每药阐述其性味、功能、主治，并举《伤寒》、《金匱》、《肘后方》、《千金》、《外台》、《局方》、《三因方》、《妇人大全良方》等古方以发明各药之功用，方药对照，体用彰明，便于掌握运用。

《研药指南》，何舒撰，成书于民国三十七年。本次点校，即以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邵阳云霞石印局石印本为底本。何舒，号竞心，自称舍予居士，邵阳严塘刘文桥人，生于1884年，卒于1954年。何氏祖父何振翰（九皋）、叔父何驥（云汉）均系当地名医。何舒毕业于江苏省苏州东吴大学，精通外语。从叔父习医，克绍家传，学成，行医上海。因故返湘，旅居桃源县，适患瘟疫，几趋危殆，幸得长沙医界张必明（韵章）先生诊治而愈。历切身教训，深省医术尚属浅陋，故再受业于张公，精诚求学三年，尽得其术，且随张公执业长沙。后因父病返乡，行医于邵阳市，并倡办“邵阳中医灵兰学会”。何氏在本草学方面尤推崇邹润安《本经疏证》，“邹子润安以所得于《伤寒》、《金匱》及《千金方》之心法著为《本经疏证》，指实印虚，推阐尽致，诚治《本经》者所必读之书也。”所著《研药指南》，即取邹氏《本经疏证》、《本经续疏》，摘举精要，提要勾玄，加注歌括，每药下分列经文便读、气味功能、特效、用法举例、维摩法语各项，使学者眉目清晰，便于理解和记忆。